

<<所有人都在撒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所有人都在撒谎>>

13位ISBN编号：9787807594208

10位ISBN编号：7807594209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周德东

页数：327

字数：27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所有人都在撒谎>>

前言

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

人类之初，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就创造了鬼神文化。

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作为一个文人，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

时间深邃，空间浩瀚——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恐惧无边无际，无始无终。

恐惧感来自遗传、经验、想象、暗示。

它伴随我们一生。

婴儿离开漆黑、柔软、温暖、寂静的子宫，对光明充满恐惧；长大之后，对黑暗、灾祸、玄虚、未知充满恐惧；于人生的尽头时，对死亡充满恐惧……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

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

<<所有人都在撒谎>>

内容概要

我闯入了一座陌生的城市，我发现这个城市有点不对头。

大家好像都认识我，都在回避我。

我经常看到人在角落或者暗处对我指指点点，交头接耳。

所有人都面容模糊，表情暧昧，心怀隔阂，不对我说真话…… 警察，医生、商人，当权者，无赖…… 连楼房那黑洞洞的窗户都变成了一只只眼睛，有眼无珠，把我窥视。

更恐怖的是……

<<所有人都在撒谎>>

作者简介

周德东，男，东北人，恐怖小说家。

在“寻找中国的新蒂芬·金”评选中，名列第一。

历任《女友》编辑、《文友》杂志主编、《枚言》杂志主编、《青年文摘》（彩版）主编。出版过三十部散文集，被一百万《女友》杂志读者评选为“中国散文家”。

2000年开创恐怖

<<所有人都在撒谎>>

书籍目录

寻人 幽灵船 你死我活 毕业百分百 美人计 脸洞穴 一盒录音带 邻居 所有人都在撒谎

<<所有人都在撒谎>>

章节摘录

寻人 《寻人启事》 张巡每天吃过晚饭，都要看一看当天的报纸。

窗外已经暗下来，台灯的光青青白白。

空旷的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以及他翻动报纸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 有那么一刻，他停下来，朝电视瞟了一眼。

电视机关着，屏幕黑糊糊的。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看它一眼，也许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可是，接下来他的心神就不再踏实了，说不清为什么。

他点着一支烟，继续翻阅报纸。

不过，那密密麻麻的文字已经不再进入他的大脑了，变成了一个个象形符号。

他看到了一个“巡”字，马上联想到了自己——他宽脸、宽身，却瘦骨嶙峋，和他的名字很相似。

接着跳进他眼帘的是一个“死”字。

他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个丧气的场景——一个人平平地躺着，像枯树一样僵硬，背部沉淤着一片血。

他的双眼里，塞满了棉花。

他又一次抬头朝电视机看了一眼。

这一次，他看到了自己——那个他在黑糊糊的屏幕里朝他怔怔地望着，像鱼一样诡秘。

他低下头，避开这种对视，接着翻报纸。

在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啪，啪，啪……” 如果敲门声很响、很急，反而显得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大不了是警察。

而此时的敲门声很轻，就像不怀好意的悄悄话，敲了三下就停了。

张巡放下报纸，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躲在门旁，一动不动地听。

过了好半天，敲门声又响起来，还是那么轻，好像用的不是手指头，而是指甲。

张巡把一只眼珠贴在猫眼上，朝外看去。

楼道里竟然一片漆黑，看不到敲门人的模样。

他没有开门，也没有搭腔，继续等待。

他希望这个敲门声自消自灭。

又过了好半天，门外的人再一次用指甲敲门了：“啪，啪，啪……” 张巡“哗啦”一下打开门，楼道里的感应灯幽幽地亮了，他看到门外站着个陌生的女人。

她穿着一条纯白色的连衣裙，上下都很细，像一根筷子，没有什么曲线。

她的脖子很长，令人担忧那颗脑袋的稳固性。

她的头发从两侧垂下来，像两扇门拉开一条缝儿，露出一张脸，这张脸几乎和裙子一样白，而她的头发黑得不像真的。

她的一双大眼睛望着张巡，含着深不可测的笑意。

“先生，你好。”

“她说。”

“你找谁？”

“张巡警惕地问。”

她继续微微地笑着，把手伸进她的白色挎包，掏出一个奇形怪状的金属物。

张巡本能地朝后退了退。

她说：“我是开锁公司的……” 张巡马上说：“我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啊！”

“她把微笑扩大了一些，说：“先生，我来是向你推荐我们公司最新研制的一种钥匙。”

“因为取暖费问题，这幢楼的居民和物业公司闹僵了，一直没有人管理。”

平时，捡破烂儿的，贴小广告的，收旧家具的……骚扰不断，不过，这么晚了上门推销还是第一次。

“对不起，我不需要。”

<<所有人都在撒谎>>

”张巡很反感地说。

她左右看了看，神情一下变得鬼祟，朝前跨了一步，低声说：“你听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万能钥匙……”张巡一下就把门关上了。

他靠着门站了一会儿，悄悄趴在猫眼上朝外看，楼道里又是一片漆黑。他不知道那个长相古怪的女人是不是还站在门外，轻手轻脚地走回了客厅。

刚刚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女人推销的是万能钥匙！也就是说，他的门根本挡不住她！

接着，他梗着脖子静静听了一阵子，门外没动静，这才把心放下来，又拿起报纸继续看。在报纸最后一版的右下角，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不由一下睁大了眼睛：寻人启事 黄×，女，24岁，身高1.60米，披肩发，穿白色连衣裙，略瘦，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但是智力超常，具有强烈犯罪倾向，手段恐怖，难以想像。

有知其下落者，请速与吉昌市都邑区松源小区4号楼4单元402黄窈（132000）联系。有重谢！

张巡呆了。

刚才那个女人会不会就是这个黄×呢？

张巡在长野市，离吉昌市几百公里，这个精神病为什么跑到了长野市？为什么偏偏敲响了他的门？

手段残忍，难以想像……他警觉地抬眼看了看，防盗门关得严严实实，落地窗帘静静垂着，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过去，突然把窗帘撩开，什么都没有，只有窗外一片明朗的夜空。

回到沙发上，他再次阅读这则《寻人启事》，越琢磨越觉得奇怪：首先，启事上没有黄×的照片。这让他无法确定刚才敲门的女人是不是她。

另外，这则启事对黄×的描述又过于简单——身高1.60米，披肩发，穿白色连衣裙，略瘦——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大部分的女人都符合这种描述。

还有，别的《寻人启事》都有联系电话，而这则《寻人启事》只有一个通信地址。

张巡看来看去，总觉得几个字触目惊心——“白色连衣裙”。

他决定给黄窈写封信，向她提供这个重要线索——有一个很像黄×的女人，在长野出现了。

他之所以写这封信，还有一个原因：他对黄窈这个名字很熟悉。

读大学时，他们中文系有个女孩就叫黄窈，很漂亮，她的老家就是吉昌市的，他不知道这个黄窈是不是那个黄窈。

当年，向黄窈献殷勤的男生多如牛毛，只有张巡躲得远远的。

直到毕业时，他才在她的留言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像林彪爱搞阴谋一样爱着你……写完了信，张巡打开抽屉拿邮票。

自从有了电子邮件之后，他几年都没有写过纸信了，竟然不知道要贴20分的，还是50分的，或者是80分的。

最后，他贴了一张一元的。

他在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如果这个黄窈正是他大学的那个同学，那么她一定会打电话过来。

接着，张巡就躺下了。

大约半夜的时候，他隐隐又听见了那鬼鬼祟祟的敲门声，一下坐起来，心中的愤怒陡然覆盖了恐惧。

她又来了！

张巡披衣起床，轻轻走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然后又轻轻走到门口，静静地听。

“啪，啪，啪。

”那长长的指甲又敲了三下。

张巡横下一条心，猛地把门拉开，却一下傻住了——光线幽暗的楼道里，只有一条白色连衣裙，像人一样站着。

<<所有人都在撒谎>>

他手中的菜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这时候，他“忽悠”一下醒了过来。

奇巧的缘分 一周后，张巡收到了黄窈的回信，她真的是张巡的大学同学。

这是张巡第一次见到她写的字，和她的人一样，很漂亮。

毕业后，张巡已经和她三年没见面了。

他记忆中的她还是大学时代的样子，美丽、清纯、宁静……这些气质从字里行间显露出来。

黄窈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她没有去，而是应聘进了一家外企公司，做文秘。

她说，黄×是她的妹妹，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前一段时间，妹妹因病走失了。

她告诉张巡，他见过的那个女人肯定不是黄×，因为她妹妹的脖子并不长。

张巡觉得这是一次奇巧的缘分，说不定，通过这一则《寻人启事》，他和黄窈之间还会发生一点浪漫的事情。

有一点很奇怪，黄窈在信中依然称她妹妹为“黄×”。

也许她是不想让张巡知道她妹妹的真实姓名吧。

从此，两个人开始了书信往来。

黄窈的回信总是显得迟缓一些，因此，每次张巡接到黄窈的信，都十分激动。

在通信中，张巡说的更多的是大学时代的梦幻，现实生活的重压，以及社会转型期被彻底改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黄窈似乎不喜欢怀旧，也不关心现实，她更愿意说她的妹妹。

渐渐的，张巡开始若隐若现地向黄窈表达他对她的爱慕之情。

黄窈没有阻止他。

这是一种暗示，至少证明她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

张巡的热情喷射得越来越猛烈，同时，他对回信的盼望也变得如饥似渴——邮递员每天下午三点钟送信。

他总是在邮递员到达之前十分钟左右去小区信报室查看——看前一天的信。

如果邮递员刚刚送完信就去看，若是没有，他就会十分失望，这种心情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天送信的时间。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见不到黄窈的信的。

而张巡在送信前十分钟去看，即使没有也没什么，因为再过一会儿，今天的信就来了，希望也就来了。

他把无数失望的日子变得时时充满希望。

他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黄窈一直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也没有把她的电话告诉张巡。

三个月之后，他给黄窈写了一封信，只有一行字：黄窈，我要去看你。

402 从长野市到吉昌市，写信两天可以寄达。

张巡是两天后出发的。

他估摸，信到了，他人也到了。

这是张巡第一次来吉昌市。

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给杂志报纸写一些稿件糊口。

刚毕业的时候，他曾经在一家电台当文字编辑，因为和部门主任闹翻了，就辞了职。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出去工作。

他坐的是长途汽车。

窗外是广阔的田野，一片碧绿。

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如洗。

车上的人不太多，没有坐满。

其中有个女孩，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

她坐在张巡的前面，隔着一排。

这个女孩肯定没什么问题，因为她和男朋友在一起，两个人紧紧互相依偎着，一直在亲密地聊天。

<<所有人都在撒谎>>

她始终没有回一次头。

张巡盯着她的长发，心里又不踏实了：黄×是不是已经回去了呢？还有，假如以后他和黄窈真的在一起生活，是不是还要照料她的妹妹呢？

黄×这样的精神病，害了人不负法律责任。

和她在一起，那多恐怖啊。

这时候，张巡仍然不知道黄窈到底结没结婚，或者有没有同居的男朋友。

在信中，黄窈一直没有明确说明这件事。

张巡意识到，他还是应该谨慎从事，不能冒昧闯到黄窈家里去，否则，万一黄窈家有个男人，那将十分尴尬。

到了吉昌市，张巡坐公共汽车找到了松源小区。

他来到4号楼前，在4单元里转了一圈，又走出来，坐在了楼下的花坛旁，静静朝上望。

这时已是晚饭时间，楼下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在孤独地玩着水枪。

他的胸前挂着一串钥匙，看来他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下班。

张巡的眼睛找到了402房间。

黄窈家没有开灯，窗子上挡着帘子，那是一个黑色的帘子。

张巡想不明白了：黄窈这时候就睡觉了？

不可能，天还没有黑呢。

难道她和哪个男人正在里面恩爱？

难道她不在家？

他站起身，走到那个玩水枪的男孩面前，蹲下身，对他说：“小朋友……” 男孩警惕地看着他。

他掏出一支精致的圆珠笔，递给他：“归你了。”

” 男孩没有接，他很成熟地说：“你要我干什么？”

” 张巡笑了，说：“麻烦你，到4单元402室帮我找个人，好不好？”

” 男孩说：“我不去。”

” 接着，继续玩水枪了。

张巡又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递向他，什么也没说。

男孩迟疑了一下，把钱接过来，老练地捏了捏，似乎在检验是不是伪钞，然后小心地装进口袋，说：“男的女的？”

” 张巡说：“女的，黄阿姨。”

” 男孩拔腿就朝4单元跑去，很快消失在黑的门洞里。

张巡突然意识到，他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应该告诉男孩，找黄窈。

万一黄×在家…… 现在，402室里很可能只有黄窈的妹妹一个人在！

不然，为什么白天挡着黑帘子？

张巡惊慌地四处看了看，似乎想找一个藏身之处，却没有。

他紧紧盯着4单元的门洞，心猛跳起来。

门洞里死寂无声。

他等待着，那个男孩领着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走出来，她面色苍白，两眼僵直…… 男孩一个人跑出来。

张巡松了一口气。

男孩跑到他的面前，说：“402室没有人。”

” 张巡突然后悔了：应该和黄窈提前联系好再来。

现在，他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马上返回长野市？

找旅馆住下来？

——说不定黄窈十天半月不回来呢。

男孩嘟囔道：“刚才我把拳头都擂肿了……” 接着，他担心地问了一句，“你不会把钱要回去吧”

<<所有人都在撒谎>>

？

” 张巡心不在焉地说：“不会。你去玩吧。”

” 男孩马上跑开了。

这时候天色有点暗下来。

小孩子说话毕竟不牢靠，张巡决定自己再上去看看。

他走进4单元的门洞，顺着幽暗的楼梯爬到4楼，停在402室门口，深深吸口气，然后轻轻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人应声。

他决定放弃了。

离开之前，他又用力敲了几下。

楼下那户人家打开了门。

张巡不再敲，走了下去。

三楼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站在门口打量他。

张巡从他面前走过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你敲好半天了吧？”

” 张巡想，一定是刚才那个男孩敲门的声音太大了，引起了楼下人的恼怒。

他马上说：“哦，对不起。”

” “你找谁？”

” 那男人又问了一句。

“我找402室的人。”

” 张巡只好停下来。

那个男人的眼里一下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他愣愣地看着张巡，说：“你是她……” 张巡想，这楼里的人一定都知道402室有个恐怖的精神病，于是他立刻补充道：“我找她姐姐。”

” 那男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她姐姐？”

” “怎么了？”

” 张巡也警觉起来。

“你找的人叫什么？”

” “黄窈啊。”

” “你是不是找错了？”

” “松源小区4楼4单元402室，没错吧？”

” 这时候，三楼的女主人也走了过来，她站在丈夫身旁，怀疑地看着张巡。

“你以前……见过她吗？”

” 那个男人问。

这句话一下就让张巡感到不对头了。

于是，他把他和黄窈相识的经过简单讲了一遍。

那个男人听完后，和妻子互相对视了一下。

然后，他指了指楼上，低声对张巡说：“这房子有问题！”

” 张巡一惊：“什么问题？”

” 那个男人说：“我们刚刚搬进这个楼的时候，有几天半夜，楼上好像夫妻吵架了，又叫又骂又哭，还摔东西跺地板，吵得人根本睡不着，我们一直忍耐着。

后来，他们终于不吵架了，半夜又有人弹钢琴——可能是他们的小孩。

要是弹得好，我们就当做是催眠曲了，可是，那个弹钢琴的人好像是刚刚学，总是练音阶，断断续续，忽高忽低，更让人无法入眠……” 张巡傻了。

看来，黄窈不但结了婚，还有了小孩！

那个男人接下来的话，一下就扭转了张巡的思路，把他的心掷进了黑暗的万丈深渊…… 他说：“前些日子，我们两口子实在受不了了，只好上楼去交涉，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出来。”

<<所有人都在撒谎>>

没办法，我们就找到物业公司投诉，让他们管一管。

可是，物业的人告诉我们，402室根本没有人，空了一年多了！

” 张巡的脸色一点点白了。

他寄信的地址就是这个房子啊。

如果这个房子真的没有人，那么，这三个多月来，他写的那些信都寄给了谁？
又是谁在给他写回信？

！

“你们问没问物业公司，这房子的户主是什么人？”

” “问了，他们说，好像叫袁什么，是个老太太，一年前死了！”

” 阴森森的鬼气从张巡的头顶一点点渗透下来，渐渐蔓延了他的全身。
他想逃了。

这时候，那个小男孩从楼梯走上来。

张巡问：“你干什么去？”

” 男孩说：“找402室的人。”

” “不要找了。”

” “这次是另一个人让我来找的。”

” “谁？”

” “对不起，保密。”

” 男孩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一张十元钞票晃了晃，显然是刚刚得到的小费，然后，他机灵地从张巡旁边钻了过去。

张巡快步走下楼来，看见有个人正站在花坛前等待。

这个人大约五十多岁，精瘦，干练，目光锐利，精力充沛，穿一身挺括的灰色西装，皮鞋锃亮，看上去是一个很讲究的老头。

“你找402室的人？”

” 张巡友好地问了一句。

老头的眼神里立即有了一种敌意，他低低地说：“你干什么？”

” 张巡说：“啊，我跟你一样，也来找402室的人。”

” “我不是。”

” 老头说完，转身就走。

张巡看见他钻进一辆半新的灰色富康车，很快就开出了小区，不见了。

这时候，那个男孩跑了出来。

他四处看了看，自言自语地说：“人呢？”

” 原来如此 张巡是连夜坐火车回到长野市的。

走进熟悉的家中，他感到万分疲惫，一头栽到床上就起不来了。

这时，天还没亮。

他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终于，他坐起来，打开台灯，又给黄窈写信了。

青白的灯光，青白的纸，还有青白的手。

想了半天，他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却涌上了一阵委屈，一阵悲伤。

他对黄窈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就像一根根炽烈的火炬，纷纷投进水中，都被淹灭了。

那水冰冷无边、黑暗无边、邪恶无边…… 他终于动笔了。

讲完了他在吉昌市的经历，他问她：你到底存不存在？

寄出信之后，他打破了老规矩——每天邮递员来送信时，他都等在一旁，变得急不可待。

第七天，他收到了黄窈的信。

黄窈说，她早就不在松源小区住了。

那房子是她寡母的，一年前她死了之后，黄窈就搬到了北郊。

她母亲姓袁。

<<所有人都在撒谎>>

黄窈说，母亲死了，妹妹走失，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因此，她在那份全省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时，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骚扰和麻烦，她没有留下电话，而且登的是她家的老地址。她有个高中同学在邮政局工作，男的，正好负责松源小区这一带的邮件投递，只要有黄窈的信，他就会给她打电话，让她来取。

黄窈说，她母亲很善良，死了也不可能闹鬼吓人，那吵架声和钢琴声是5楼的。过去，她家就受尽了折磨。

因为那幢楼一点儿不隔音，所以，3楼一直误以为是她家。

黄窈说，那个瘦老头也许是她父亲。

她五岁的时候，她父亲就抛弃了她母亲，跟一个唱二人转的女人跑了，听说去了同岭市。

后来他回来过两次，想看看她和妹妹，每次都被母亲拒之门外。

他不知道她母亲已经死了。

黄窈说，她收到他的信之后，专门跑到松源小区那个房子住了两天，可是一直没有把他等来……

从日期上看，她第三天才收到他的信。

张巡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所谓恐怖，就是一系列的巧合凑在了一起。

可是，张巡的心里又有些不自在——为什么两个人的关系到了这一步，黄窈还不告诉他电话号码？

难道她还防备他吗？

而且，他早就告诉了她自己的电话号码，她却不曾打过一次。

想了想，张巡又理解了她。

她从小父母就离异，一直跟随母亲生活，一定在心理上渐渐产生了对男人的敌意。

另外，现在她家中只剩下了她和一个疯妹妹，而她是疯妹妹的保护者，必须时刻警惕着……两个人的通信又开始了。

渐渐的，张巡发觉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缓慢的交流方式，每当他在夜深人静时，面对洁净的纸笔，一下子就变得才思泉涌，感情丰盈，幸福如梦。

他竟然不想接到黄窈的电话了，甚至一想到通电话，他就感到紧张。

和从前一样，他在信中更多的是倾诉他对她的爱，而黄窈在信中更多的是倾诉她对她妹妹的爱。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和想念妹妹，心急如焚地盼望她回来，哪怕被她害死。

为此，她经常一夜一夜失眠……黄窈是张巡心爱的人，他不忍心让她这样被煎熬，他要为她分担，他要帮她解决这个问题，不管这个女疯子有多么可怕。

<<所有人都在撒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